

景色无限

王猫猫

著



景色无限

王猫猫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景色无限 / 王猫猫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0

ISBN 7-5043-3765-X

I. 景...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73273号

景 色 无 限

作 者:	王猫猫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三角人艺术设计工场
责任校对:	老象
监 印:	马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3765-X/I · 51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景仁大陆

景色无限	3
错误的生活	18
圆明园的日子	32
邻 居	50
错 觉	54
老 歌	65
懦弱	67
生 日	75
等 待	79
炸 弹	85
钥 匙	95
同学会	101
一个无聊的下午	104
突发事件	107
手握着的自由	109
遭遇上网	112
舅舅，舅舅	117
车 轮	123
错 位	132
动 机	138
这个冬天不下雪	145
张三父子的一天	149
河南河北	152
去年在非洲	156
狼一样地活着	161

色

一切从零开始	169
日子	174
戏票	184
票子	187
相亲	191
第一次结婚	194
征服	197
结局	199
耳朵和她的生活	202
沉默中的对话	211
我是如何在接第一百一十三个电话后改变对婚姻的态度	214

无色

毛虫生涯	223
我的哲学生涯	226
寻找地狱	229
他是谁?	233
无所事事先生	236
一条会说话的小狗	239

彩色无限

雨里的爱情	247
羊绒围巾	249
镜子	255
一江春水向东流	259
黄金岁月	265
夏天里的故事	272
火红的夏天	281
那一年，我们年青	288
融化记忆	292

景

色

无

限

景色无限

从始至终，我一直处于迷幻状态。我被介绍来介绍去，当然不老是这样，这里有我的因素，致使我总是被人介绍来介绍去。那天也是一样，老陈把我介绍给杨洁，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以为杨洁很漂亮，至少一开始她的照片给我这样的感觉。不过在这个时代里，照片究竟还有几分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于是一见之下，我发现杨洁不仅长相一般，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人中长得过长。这看上去很不舒服，也让我很不喜欢，不过老陈说，女人人中长说明长寿，以后能给你养老。

我仔细地想了想，觉得我为了我三、四十年以后有人养老，就这样天天对着一个人中长的女人还是有点儿不值，于是我打算不继续和杨洁交往了。但是老陈很严肃地对我说，假如我这样只见了一面就再也不和杨洁来往，那会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并且也实在不礼貌。虽然我从来就没觉得杨洁是一个女孩子（我个人认为女孩子的定义起码是在二十五岁以下，二十五岁以上未婚女人非要称自己为女孩子也未尝不可），但是我还是觉得老陈的话不无道理，我是不爱伤害别人的，从小我就不爱。可是我也不怎么喜欢伤害自己，这可真伤脑筋。

还是老陈有办法，他说：“你可以假装先跟她交往一段，然后慢慢疏远她，女孩子比较敏感，她看你对她不冷不热，心里也就明白了，会自动找台阶下的。”

也好。那就这么办吧。于是我给杨洁打了电话约她晚上一起吃顿晚饭，她竟爽快地答应了。

我是一个文职人员，在我们这个单位，大概总有十几个文职人员，我们总是抄抄写写，可以很忙，也可以不很忙，那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情。偶尔我给晚报投个稿，不过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希望这回事，你在乎它，它就是希望；你不在乎它，它就是现实。

长久以来，我都觉得我生活在重重迷雾中，偶尔有一个吼声从远处传来，都会使我受到惊吓。我企图制造一个茧子把我包裹起来，可是我的周围总是拥满了人群，他们不允许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占领一块土地，为此他们起了纷争，我站得高些时，他们批评我说：“你以为你高些了是吧，你吸的还是我们的空气，占据的还是我们的天空，是我们在架着你呀。”没等他们说完，我就摔在了地上。

那天晚上杨洁乖乖地坐在我的对面，静悄悄地吃饭，任凭我发了大半天的呆，也丝毫没有不满意地样子，似乎她对于此已经习惯了。倒是我的心里有些过意不去，直向她道歉：“对不起，我发呆了是吧？”

杨洁抬头冲我笑了，这使她的人中迅速缩短，人也变得好看起来。“没事，人人都有发呆的时候。”这个女人这么对我说。

回家以后躺在床上我翻看报纸，无意中发现我写的一篇散文被发表了，心里很高兴，甚至想打电话给谁让别人分享一下。我于是想到了杨洁。但是要拨电话的时候我又犹豫了，这样是不是太冒失了？再说怎么说呢——我需要你分享我的快乐？

还是算了吧。

继而我想，要是个女人光是长得好看但是不懂得体贴人，那也没什么用；要是个女人，比如杨洁，知书达理而且温顺贤良，那我也没有什么理由非要拒绝人家。这样想着，我渐渐睡着了，梦里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女人的背影，我的手从她背后伸过去，想把她扳过来看看她的正脸，可是怎么也扳不过来，急出我一身大汗。

第二天，老陈神秘地问我昨晚的情况，我如实说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看你看，事情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了嘛。请客吧。”

我摇摇头，“谁知道呢。”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老陈似乎在开导我，“谁不想家里有个美娇娘，可是真有这么个女人放在家里你能放心吗？你看我们家那个黄脸婆，什么时候都对我服服帖帖的，叫她往东她不敢朝西，这样男人才有面子。否则娶老婆干什么？”老陈说完，顺手把我桌子上的打火机拿走了。

中午老陈拉着我请客，在酒桌上他把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老弟，你要是真觉得不平衡，可以先弄一个尝尝鲜，你先别摇头，我可不是教你什么坏事，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不过事情是这样的，要是你老觉得不平衡，早晚得出事，结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什么情啊爱的那全是他妈扯蛋，可是咱这儿是什么地方，得讲究国情，你同意她同意，别人看着还不顺眼呢。所以啊，你要是真想，老哥可以帮你想想办法。我这可是推心置腹地跟你敞开了心扉，这话我跟我老婆都不能说。”

我还是摇头，倒不是自视清高，实在是我一想起来两个陌生的男女在一起光溜溜地彼此对看，就什么欲望也吓没有

了。

老陈坏笑着道：“不知道你小子葫芦里卖什么药！”

老陈还想要继续开导我，不过这时候我已经伸手要结帐了。

一个长得很朦胧的女服务员过来把单子递给我。“一共是一百二十一。”她口齿清楚地说。

我掏了一百五给她。

过了一会，在老陈点烟的时候，那女服务员把零钱找给我。“找您的。”

尽管她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温文尔雅，老陈还是一下子就察觉出这当中有什么不对。

“找多少？”老陈质问她。

“十九。”小姐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里的单子。

“去把你们老板找来。”老陈挥手说。

老板没来，但是收银台的老太太过来了，估计这老太太也是下岗再就业，干胡桃似的脸上没什么光泽，她手里举着十块钱冲过来：“对不起，我错了。”

老陈徐徐地从嘴里吐出一口烟，笑咪咪地望着她：“谁错了？”

老太太说：“我，我错了。”

“哦？你错了？错了没关系，下回改吧，把这顿饭的钱退给我。”老陈翘起了二郎腿。

老太太的脸变得更加干燥，饭馆里一屋子的人都开始瞪着我们，我有些受不了。

“算了这次。”我对老陈说。

“嗯？算了？那不成，要是今天我在饭馆里砸了一个盘子，她管我要二十我也得赔吧！其实这盘子两块钱都不值。

她错了没关系，花钱买个教训嘛！”老陈冲我摆了摆手，然后又把头扭向老太太，“怎么着，怎么解决？我等着你说话呢。”

“您看，人无完人，是人就有出错的时候，我一时眼花把二看成三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少找了我退给您……”老太太开始了冗长的申辩。

这时候，我的耳朵和眼睛暂时关闭，因为他们的舌头和我的耳朵太不对劲了。我所能望见的繁星，在这样的夜晚，一个也不曾出现。就连那轮满月，也躲在乌云里不肯出来。

我开始了和杨洁的交往。这多少是因为老陈的执着，因为他的执着，我少付了一百二十一块钱，同样因为他的执着，我拥有了这个女人。生活中多了一个女人，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好事，似乎你不太能拥有保留隐私的权利了，你的一面是朝她开放着的，她的一面呢，想朝你开的时候就朝你开，不想朝你开的时候你就得忍着，并且要让她看出来你是在忍着，而不是不在乎。要是你没忍着或者你不在乎，这两样都能要了你的命。这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慢慢总结出来的。

我的脾气一直都很好，我很少伤害别人，但是这不能用来做交换，别人有时候会伤害我，多半我会原谅他们。

我和杨洁开始商量结婚的事，她说她不想大操大办，这也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我欣然同意了。

“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说，哪里知道因此犯下了一个大错。在女人面前，即使意见一致，也要让她觉得这是你的意见；假如意见不一致，决不能妥协，妥协了一次，就预示了永远都要妥协，否则就是无休止的争吵。

我是在和刘全儿的一次聊天中认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的。

那天老陈、我和我的铁哥们刘全儿在我们家楼下的八方

饺子馆吃饺子的时候，刘全儿对我说了好些文学作品的名字和写这些文学作品的作家们当今的生存状态，然后质问我：

“你知道你的毛病在哪儿吗？你的毛病就在于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以你注定要带着你的才华被这个世界淘汰！”

老陈咳嗽了一下捂着嘴对刘全儿说：“我发现你现在夸人都不带脏字了啊！”

刘全儿看也不看老陈一眼，只把脸冲着我：“我可是说真的呢。你可坚决不能把你混同一般人！你是个作家啊！”

我脸上惟一的一丝疑虑在刘全儿的肯定声中一扫而光。

既然我是作家，我就总得写点儿什么，不能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

写点儿什么呢？

我不想写爱情。

我认为人们所说的爱情都很俗气，他们总是向往那一点儿可怜的爱情，他们总是被那一点儿带着热乎气的爱情弄得颠三倒四。刘全儿完全同意我的想法：“有一帮专门写爱情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也好研究这个。”刘全儿对此非常不齿，“你换换，可以写写武侠嘛，或者来段侦探也成，哪怕写个喜剧闹剧的也凑合啊。”我也不想写回忆录。虽然现在写回忆录的人很多很多，我甚至怀疑这些回忆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重合的部分。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写什么回忆录，就像前一阵子大家都一窝蜂地去看罗大佑。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大家都不行了，因为我们不行了，所以我们老是去想那些我们还行的日子？

我咬着笔杆子上的橡皮头，看着灯光下刘全儿锃亮的脑门。一个作家，假如此刻坐在刘全儿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像老舍那样的作家，他会想些什么呢？他是不是也只

能啃着铅笔头看着刘全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呢？

“我顶烦那些炒作自己的人。”刘全儿接着说，“照我说，他们就不能算是作家，充其量算是一广告人。”

那天晚上刘全儿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堆的话，中间老陈起身出去吐了两趟，还上了一次厕所。这些并不影响刘全儿说话的欲望，他像黄河决了堤似的滔滔不绝地侃了一整个晚上，嘴唇都干裂了，“我说了这么多，你也该表表态了。”最后他总结道。

老陈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时不常下意识地踢一下桌子腿儿，把他自己也吓一跳。

我很少表态。就像老陈给我介绍杨洁的时候，我也没表什么态啊，这种事情，总是要慢慢来的，一表态，就把自己束缚住了。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恰恰相反，我是那种一但说了就一定要做的人。

我说不说呢？

刘全儿殷殷的目光期待地看着我。

“成。成。”我说，“我写。”

外面下起雪来了。我坐在窗前发呆，已经整整半个月过去了，可是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什么事也干不下去，单位几次催促我上班我都没有理睬。

我认为，一个作家，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作家，肯定是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些代价的。当然，老这样下去也不成，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杨洁自从听说我是作家之后，对我的态度更加殷勤起来。

我也慢慢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看待。不过你知道，一个成年人喜欢做梦并不好，尤其他还是一个男人，而且做梦的时间是白天。但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我没法控制自己。准

确的说我是一个穷的男人，我不知道一个富裕起来的男人是否还有梦想，那种梦想是什么样的？

我和杨洁闪电般地结婚了。

结婚后的头一个意识就是：要是你觉得做人太难，就做点儿别的吧。

首先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杨洁的虚荣心。我从前一丁点儿也不知道，虚荣心能让所有的事情变得这么麻烦而不利落。比如早晨出门这件事吧，打从床上爬起来到走出家门，给我五分钟足够了，还不觉得多么地赶。可是杨洁不成，没一个半个小时出不来，天天坐在镜子前画眉。假如只是这样我也还能凑合忍受，大不了她忙活她的，我忙我的，装看不见。可是杨洁非要把我也拽起来，“你不能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出门”，她说，“你现在是我的人，你得给我争气。”再过一段日子，我看出杨洁的自私。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当这是好事呢，因为在外人面前杨洁总是向着我，顺着我，依着我。

我说：“买床垫的时候给我妈也捎一个吧。我妈那床硬得跟石头似的，多少年了。”

严格地讲，我不是一个孝子，我妈守寡这么多年把我和我弟拉扯大，我就没尽过什么孝心。

自上班就搬到单位宿舍住，平时很少去看她老人家。我能想到的尽孝事是少之又少。

杨洁说：“好吧。不过今天没带这么多钱，先买一个吧。”

一个星期之后，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来，问杨洁：“什么时候给我妈买床垫啊？”

杨洁说：“对了，我正想跟你说呢，我妈家里有一个床

垫，去年刚买的，可是我妈腰不好，睡不了那个。放着呢又浪费，我看给你妈拿去正合适。”

我一听心里就不乐意了，说：“还是把咱俩买的新床垫给我妈吧。”

杨洁的嘴撅了起来：“咱这是新房，就得有个新房的样吧，我和你结婚图你什么你说说，你既没钱又没才，别以为人家说你是作家你就真是作家了，我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我跟了你难道连个新床垫都没有吗？”

我沉默了半晌说：“再买一个新的吧。”

杨洁不干：“那旧床垫怎么办？扔了啊？你趁多少钱啊，就你一月挣的那半壶醋钱？”

你说这女人说话有多气人哪。我一个月才挣一壶醋钱，不，是半壶。从此我算明白，跟女人，你别打算讲理，她能从一个家常小事扯到你穿开裆裤那会儿在地上磕过一跤。

最后还是我妥协了，没给我妈买新床垫子，也没把杨洁家那旧的送去，就当这事从来没发生过。

对婚姻失望之后，我把剩余的精力放在了写作上。现在你可以看出我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了吧，其实我也知道我不该因为一个杨洁就对中国乃至外国的所有妇女失去信心，但是一时半会儿我的确也指望不上她们。写作成了我惟一的寄托。我以为，人总是应该有点儿寄托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过，没有寄托的人在失去依靠的同时，也失去了跌倒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想要把持自己就很难，因为他没有感觉，不觉得痛，也不觉得乐。

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实在没办法，我于是想写写我的一生，不过我的一生还没过完，当然我可以写我的前半生或者我的三分之一生，因为相比别人我更多地

了解一些我自己，我身边的事情。最后我发现，我还是什么也写不了，因为我周围的事都太平凡太朴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然很高兴，可是要从这里取素材就很难受。大家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还高于生活什么的。我很想写写我们原先住在平房里，几百号人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早晨要上班的时候，一个个都脸红脖子粗地在厕所旁聚会，轮着撒尿。那时候还有一个谜语，谜面是公共厕所，打一国外的首都名，谜底就是英国的首都伦敦（轮蹲）。这些我写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要它们高于生活，我意识里的高于，就应该是高高在云彩里看得到摸不到，但是我的思维有限，即使像拔萝卜那样，我也照样拔不了那么高。

我终于发现我当不了作家了。首先我只能写发生过的事，脑海里没有丝毫的想象力；其次我的思想境界没那么高，不能把发生过的事拔到一定的高度；再次就是我的观察力日益下降。我连看到的事都说不利落，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从这里我发现，要是我当一个科学家什么的或许倒能称职。

我天天蹲在家里考虑。觉得我当科学家也还是不行，科学家需要严谨的工作和治学态度，这个东西，我有时候有，不敢保证时时有。这样的话，我肯定需要不停的修正，不停修正的结果就是我肯定被同类逐出山门。

日思月想，我竟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

杨洁在这个时候去了日本。她的信一封比一封少，一封比一封薄。就在这个时候，我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当初和杨洁结婚，似乎有些不情愿的理由，婚后她又一直欺压我，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就走了吧，可是我的心里竟然生出了些许留恋。你看我用了“些许”这样文言的词，我还想用